

◎李建树

前不久我乘高铁列车去杭州开了一个会。你们可能会说：“哈哈，老李头你也太夸张了：谁不知道你中风之后成了轮椅客，连市内的会议活动也尽量少去参加，这回还能去杭州开会啦？”我说：“哈哈，小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行动不便出门要依赖轮椅不假，但我这次的确是出大位了，不仅勇敢地坐了一回高铁列车，而且在杭州湖光饭店一住三天，不打折扣地参加完省作协召开的以‘新常态下浙江儿童文学’为题的一次年会，会见了不少老朋友，收到了旧朋新友出版的不少文学新著，可谓满载而归。”

要说起这事儿，刚开始收到会议通知我也曾直犯嘀咕：照老经验，乘火车，就是身手敏捷的健康人上下车也挺费劲的，月台边沿离火车车厢门口的步梯很高，底下又是黑黝黝的铁轨和路基，一失足可真正要成千古恨了。所以上车时铁路员工也会如临大敌般地严守在车门两边，不论老少乘客登车，他们都会伸手扶一把或帮一下，让他（她）顺利地登上车厢，要是碰上我这样坐轮椅的，怎么也去不了的。

因此先要去仔细考察一下高铁的情况。这事情自然就交由儿子去办了。

出发那天，汽车在高架路上开上开下，我扭头四顾，寻寻觅觅：哪还有老南站广场的身影？金龙饭店不见了，全变啦。真正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车票是商务座，贵是贵了点儿。儿子说老爸老妈年纪大了，偶然出趟远门也得享受一点，又安抚我们说一切没问题，新车站建设与国际接轨，有专为残障人士设置的厢式电梯和无障碍通道，轮椅出行不成问题！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志愿者会义务保驾护航。这一点我相信，在我们的社会已经积聚起了无与伦比的巨大正能量。

一进入南站那硕大明亮的候车室时，第一眼所见就是服务台背后屋柱上所悬挂的“志愿者雷锋服务班”的大红铭牌。一见“志愿者”、“雷锋”这些字眼，胸中马上就有一阵温暖的春风掠过，一切都变得清澈明亮起来，就这样，老伴和儿子推着我这一辆轮椅顺利进入明亮而无比宽敞的二楼候车大厅。一路迎着那么多年轻人投射过来的温暖亲切的笑容，时不时有人主动跑上前来问候：“老先生，您这是几次车，去哪里？”我们说去杭州。他们便带着我们走向当次车的入口，让我们提前进站检票。进站后，前方果然有一座灯光明亮的厢式电梯已经开着门在等待我们进入。电梯厢平稳地徐徐下降，通过四面的玻璃板壁，我可以一览无余地观看新南站内景。

火车来了。到底是现代化的高铁列车啊，听不见以前火车进站时的那种车轮撞击铁轨的铿锵声和蒸汽机车行进时那种连呼带喘的喷气声，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平静。行至指定车厢门前，门处的桥板正好与月台平齐，因此轮椅只需轻轻往前一推，便平稳地进入了车厢。列车员上前一步接过轮椅往里推。见我们进入车厢，原先坐在第一排的几名年轻乘客见状自动站起来往后排走，将第一排座椅让给了我，因为第一排的前面空地显得比较宽敞，可以方便地存放轮椅和随身行李。

以我的经验对比，高铁商务座椅的质量比波音飞机头等舱的座椅还要显得高级和气派，只消一按按钮，那座椅的靠背便会徐徐地放下来，可以任人将之调到舒适的躺卧和搁脚的位置。打开左右扶手，便可以自动打开小桌板，搁放茶杯或文件、手机，甚至还会自动弹出一台像iPad那么大屏幕的小电视机，即时可点播一些新闻或音乐节目。想读书看报的话，只要拉一下手边的阅读灯的软杆，一束柔和的灯光便会投射下来，非常明亮。

总之，高铁车厢的那些人性化细节设计不能不令人叹服。在无意中只扭头往车窗外一看的工夫，便见窗外的景物已经在急速地后退了。这高铁列车的开行速度之快，真有点让我一时难以适应：这么说吧，如果你在作一次短途旅行，那么你几乎是一上车就得抓紧时间归拢行李作好下车准备。这不，我出行那天从宁波到余姚，到绍兴，一站一站都仿佛只是透一口气的工夫。过绍兴之后不一会儿，刚感觉列车似在减速趋停，老伴就敲窗让我注意窗外站台。果见我家的大小姐带着她们单位的一班女将跑步前来迎接我们了，那天她穿的是一件腊染白底青花蓝衬衣，衣服是系紧在牛仔裤里的，显得很精神。车门一开她双手举起一张展开的白纸，上书：“2008年中风以来，这是首次成功地坐高铁列车来到杭州。老爸真棒！”

随想曲

春萌

◎寒石

写下“春萌”这个词，颇得意，以为那是我独创，嘴角犹如春天萌开。

我写春萌，有两层意思：一曰春很萌，一谓春之萌——前者作潮、可爱、讨人喜欢解，后者作动词用，为春天一种状态、一种物象。查查词典，竟查出另一层意思：春萌——多肉植物，景天科，景天属，矮性肉质灌木……属额外之得。

春天，较夏、秋、冬三季，确实要萌：

春天里，天空阴一阵雨一阵，今天阳光普照，隔日或已絮絮飞雪。春天的天空，飘过一朵云是雨，飘过一朵云是雪，你猜不出哪朵云是雨，哪朵云是雪。春天的天空，风向很乱，不讲秩序，没有先来后到，前一阵风软暖，吹得人毛孔舒展、神经舒泰，下一阵也许就变得冷硬、扎人，让刚刚舒展的身子重新缩回去。春天的阳光，热起来劲道十足像某款方便面，凉下去又似一碗凉白开，温吞吞悬头顶，冷不丁泼你一头一脸。

春天来了，大地冰融，雪化为一地滋润，土地苏醒了；草们最心急，悄悄冒一尖，领略久违的阳光；种子萌芽了，初生的嫩芽挺身在春光里，给世间扮一个呆萌表情；蚯蚓扭扭细腰，忙着准备“春耕”；青蛙眨巴着惺忪睡眼，还沉浸在萦绕一冬的梦里；蛭虫振振软翅，噬开“睡袋”一角，期盼一场即将到来的阳光之旅……

冬天的枝头是干涩的，秋天的枝头是沉滞的，夏天的枝头是喧闹的，惟有春天的枝头透着萌：叶还是枚枚脆嫩的芽苞，花却已次第绽放，次第凋落，还有累累花蕾缀满枝头；或者反过来，花尚未绽放，是一枚枚精致的花蕾缀满枝头，而叶已翠翠亮亮、团团簇簇，喜气洋洋地次第招展。迎春、山樱、玉兰属于前者，月季、山茶、栀子属于后者。迎春花像盏盏金黄小星星，在丛丛青黛的枝丫上闪烁；山樱花做着春天的梦，粉色的梦境在林间游荡，把黛山渲染；玉兰高举满树洁白、粉紫、彤红的话筒，邀飞鸟歌唱，请云霞舞蹈，天空为之敞亮，欢喜鼓舞。

春天是萌出来的。说春天从枝头萌发，从山间田野萌长，从人心头萌生，并无不可。

草茎最早感应到春天的天气息。对草来说，春天的大地最不寂寞。春动了，最

先回暖的是大地，最早苏醒的也是大地。伴随着大地的回暖、苏醒，冰撑不住了，雪一落地就化；冰雪融化滋润了板硬的土地，变得疏松、肥美；草就在不经意间挺直腰身，蓄满生机与力量。这时的大地，就像大幕开启前的舞台，百虫惊醒，千茎竞发，只待一场暖雨一场酥风的令下，春天的帷幕就将豁然开启。草是春天的先行者。每一根草茎上萌生的密密芽尖，都整装待发。当人们无意中撞见柳条发芽，蓦然回首，才发现田野已芳草萋萋，绿茵如画了。

柳枝最早感应到空气中春的气息。立春过后，一场雨一阵风之后，不经意间，柳的发梢就开始萌芽了。柳属水，柳的枝条柔软如发似水，柳早春的芽苞犹如晶莹的露珠，沾在柳修长柔美的发梢上。风起时，柳梢如波涛涌动似浪花泛起，露珠掉了，代之以粒粒通透悠扬的音符，加上鸟儿灵动的雀跃，婉转的啼鸣，谱成一曲春天的交响。

最担得起这个萌字的，是笋，竹之笋。《说文》曰：萌，草芽也。既为禾本科植物，称竹之笋为萌，可谓再恰当不过。竹四季为萌，夏秋曰鞭笋，冬谓冬笋，春天即春笋，所谓雨后春笋是也。鞭笋是竹之本，冬笋则可谓竹之副产品，两者皆长居地下无人识。惟有春笋能长而为竹，也最有萌相，萌劲最足。一夜春雨暖，遍地稚笋旺。去过竹乡的人都知晓，春雨一宵，竹林里拱起密密新笋，稚态可掬，密密麻麻，让你无从下脚。杜甫《三绝句》之三“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人行”恰好为此作了注脚。而笋生长之快，亦堪为植物之奇观，一株笋一日间能长上一米乃至几米之多，半月间就能长成一竿修长新笋。面对这样一片春萌地，你不会没有感受到春的力量，萌之可喜可爱。

最后说说那种叫春萌的植物。原先无知，竟不知自家屋里一株养了三年，叶肉质饱满、青葱多汁、圆润可爱的观叶植物；它喜阴耐湿不怕晒，但恐寒，生命力旺盛，好侍候之极。竟就是春萌。

忽有所悟，明白它为何叫春萌了。

童年映象

影画

◎周书凝

我爱煞了独自想起往昔暖阳照耀的如画片一样的回忆。小时候，这回忆并不是十分的明丽，但不知怎的就是怀念。

老家在城乡的接合部，印象中只有一大片灰蒙蒙的居民房；夏天永远只开电风扇的小便利店，带着木房子特有的潮凉，承载着我每天五毛钱一根糖水冰棒的小小愿望；那窄窄的小巷，黛色的瓦层次分明，巷边的墙白着一张脸，任我天天有意无意地留下“墨宝”。我的童年就在这里悄然生长，悄然扎根进我小小的心脏。

那时的我还不明白父母是要去大城市工作，只明白他们是一星期或几星期出现一次的稀客。于是最亲的人就是照顾我的一个老外婆——她就住在古旧的木楼里，是那种站在我家窗口一低头就可以看见的那种。

只记得她声声唤我“小囡”，带着浓稠的多音与浓稠的溺爱。她是个老人，与子女分开独住，或许是我的贸然闯入才让这间古屋不再那么陈旧吧，我猜。我记得她抓着我小小的手，她的手粗糙但温柔，那份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依赖，她就这样把我带到了幼儿园，抚了抚我的头发，露出一

抹淡笑。她笑的时候，皱纹舒展着，平添一份满溢的慈祥，隐约可见年少时的清丽。

我还记得她与其他院子的几个老婆婆打麻将。在水泥地板上摆一张嗅得出风尘味的红木方桌，再铺上硬底的起绒桌布，拿来一个匣子，将里面的牌一张一张拿出，又端详好一阵子，才轻轻地落下。那张桌子桌面的底一圈与桌脚间雕着深深浅浅的山茶花，花瓣边缘微浮着一层流光，遮去了薄薄的积灰。对她们来说，打麻将只是为了排遣无聊，为心中的孤寂找个出口罢了，她们都只是一群需要关怀的老人啊。

我在那时就会化身为好奇宝宝，围着那方桌左一圈，右一圈。有时看见外婆的牌里有个少见的漂亮花色，就伸手一夺而下，像有什么天大的喜事一样反复地喊：“外婆有个好的，是一只黄黄的小鸟，对不对，还有点红红绿绿的！”外婆总是用一种无奈又好笑的眼神看我，其他婆婆则捂着嘴偷笑。

斜阳西坠，光懒懒地迈进窗框，一个黑色短发的小女孩正笑得欢畅，阳光点亮了她的半张脸，晶莹又纯净；这个孩子为几个老人带来的快乐与明媚，在记忆中留下了像一壶老酒一样悠久的味道。